



撒奇萊雅語的 使用現況與搶救方式

サキザヤ語使用の現状と救済方法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Sakizaya Language and the Way to Save It

文・圖—Sayum Wuraw 撒韵武荖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生)

從花蓮市慈濟醫院到後火車站一帶，是撒奇萊雅人的祖居地，在來自宜蘭的李享、莊找前來墾殖以前，撒奇萊雅族人不用擔憂土地的問題，也沒有戰爭，只偶與鄰近的七腳川阿美族和太魯閣族有一些領域的衝突和宣誓。那時，這片土地上還未有國家武力的統御或殖民，一切隨著原住民小國寡民運作、安居樂業，直到清國政府一腳踹開了台灣的大門，也踹開了達固湖灣的門戶。

民族正名帶來語言復振契機

一股暖流吹進撒奇萊雅人的部落，族人正名的溫情呼喚響徹族人分布的地方。撒奇萊雅族在2007年復名了，不同的是，島嶼上已經有了統治者，恰好他們也樂於給予民族該當的名份，並協助他們重新站起來。2012年，適值正名後的第五年，行政院原民會實施搶救瀕危語言計畫，扶植撒奇萊雅人提升說族語的比例，盡力挽救這些在國際上快要消失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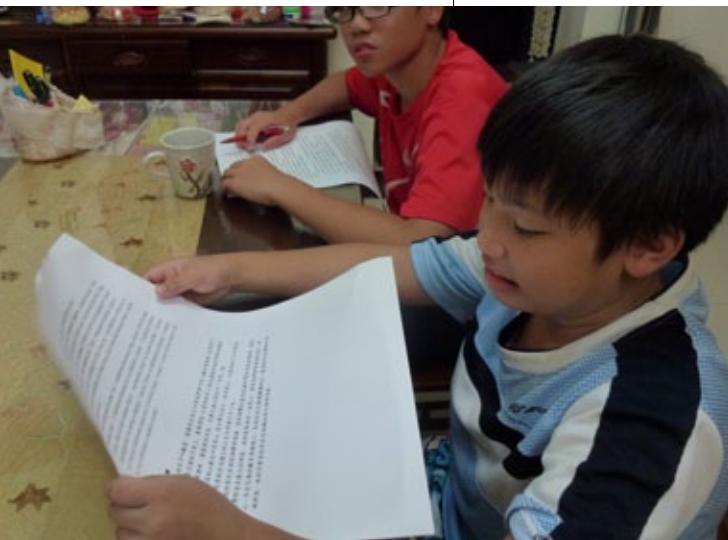
族語流失相當嚴重

撒奇萊雅族的文化、祭儀、樂舞都已經不斷地流失，而其語言，更是在加護病房搶救中。根據帝瓦伊撒耘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統計，目前撒奇萊雅人說族語的情況，流利者大多是50歲以上的中生代，80歲以上的老人家說的都是撒奇萊雅語，而不會說華語。至於50歲以下的族人，30-40歲的人多半會聽但不太會說，會說的程度也只是零零落落，華語夾雜族語而已，30歲以下的年輕族人更不用說了，連聽都有困難，往往只聽得懂片段而已。

根據行政院原民會的統計，2007年原住民學生的族語能力考試只有8人報考撒奇萊雅語，2010年有13人報考，但相較之下還是偏低。

從族語學習家庭開始搶救

原民會搶救瀕危族語的計畫，掀起撒奇萊



族語家庭監督家學習撒奇萊雅語的情形。



督督家面臨族語斷層問題，透過核心家庭搭配一位族語老師組成族語家庭，打破這個現象。

雅部落一股說族語的風潮。我們先以族中具有學習熱忱的家庭做示範，分為5組學習家庭，並實施5組一對一師徒制教學。每週訪視人員會探訪一次，以瞭解族人學習情形。在訪視一開始，我認為學習族語可能會普遍出現懶惰學習，甚至拖延上課、缺課早退的情形，畢竟這是人的通病，因此，自我心理建設了好久，也思索因應之道。但出乎意料的是，各個學習家庭以及各組師徒制，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用功好幾倍！以下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撒奇萊雅語的復振狀況與學習問題，為尊重當事者，有些案例以化名出現。

學生缺乏族語詞彙的語境

有一次，我去訪視sayum和孫老師的學習狀況。師徒二人想了很久，關於“mahmuwac tu ku cilal i wali（東方的太陽就要升起了）”中的“mahmuwac”是什麼意思。sayum不斷提出「太陽」、「陽光」、「光線」等模稜兩可的語詞，但就是沒有一種解釋能完全符合孫老師心

我們先以族中具有學習熱忱的家庭做示範，分為5組學習家庭，並實施5組一對一師徒制。訪視人員每週探訪一次。出乎意料的是，各個學習家庭以及各組師徒制，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用功好幾倍。



中的理想詞義，因為連孫老師都想不出華語裡有什麼貼切的詞可以形容這美麗的詞彙。在一旁的我也加入了討論。是「晨曦」嗎？是「朝



這位學生自小因與阿美族人一起生活，會說阿美語，直到民族正名了，才知道自己是撒奇萊雅，在學習族語時，必須要矯正以阿美語來思考的通病，他本來抱著熟悉阿美語來學習撒奇萊雅語的輕鬆心態，沒想到竟是要學習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語言。



陽」嗎？孫老師都搖頭。孫老師說：「就是早上太陽要升起來又還沒真的升起來以前，還在雲後面，但是他的光在雲上形成薄薄的光線…反正就是太陽的吐白啦」。我和sayum聽了都快要昏倒，什麼叫做太陽的吐白？sayum還笑說：「太陽哪裡有什麼吐白啦？口吐白沫噢？」

後來，親自體驗早起看日出，希望能親眼目睹太陽的「吐白」。我到現在還想不出來華語有何詞彙能夠形容當天我們看到的日出：太陽要升上來時被雲層擋住，但雲層又不太厚，且能在雲層邊緣透出一抹金色的陽光。這就是“mahmuwac”。現代人不必修農，習慣晚睡晚起，只在萬里無雲時會起鬨鬧著去七星潭看日出，但其實日出是有很多種形式的，這種形式必須要有點雲層，是追日出的年輕人看不到的，自然語彙也會遭到淘汰，因為在現代語境中已不太使用了。

華語不能道盡族語之美，正如同古語是根植於族人生活情境脈絡裡產生出來的。沒有這種生命情境，是不會出現此類語彙的，正如同族語也無法言說關於「電腦」、「iPad」等話語。以語言人類學來說，國家關注即將消失的語言是好的，任何一種語言其存在價值不在於它的普世性，而是在於它的語境和語法結構當中，可以看出一個民族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顯露出一個民族的行為模式，對於提供人類演進與發展的線索是很有價值的。

學生學習從阿美語轉換為撒奇萊雅語

另一組案例，施老師和旺旺，是學生曾經融入阿美族部落生活，後又回歸撒奇萊雅族懷抱的例子。學生旺旺的阿美語比撒奇萊雅語好，因為自小就與阿美族人生活在一起，直到長大，民族正名了，才知道自己是撒奇萊雅。因此，在學習族語時，必須要矯正以阿美語來思考的通病。

所幸施老師很厲害，由於早年生活情境的關係，會講許多語言：海岸阿美語、中部阿美



旺旺家學習族語，運用野菜教學，輕鬆傳遞撒奇萊雅的生活用語與祖先的傳統智慧。

語、噶瑪蘭語、撒奇萊雅語，再加上華語、福佬語、客家話。因此，施老師可以針對旺旺的語病給予指導，旺旺也才明白，原來撒奇萊雅語和阿美語有很大的不同，本來抱著熟悉阿美語來學習撒奇萊雅語，應該會很輕鬆的心態，沒想到竟是要學習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語言。

施老師運用野菜教學，輕鬆傳遞撒奇萊雅的生活用語，也將祖先的傳統智慧一併傳授。聽到一些本民族的草藥和中藥材相通的例子，能夠治病和養生，令我們驚喜萬分。



族語家庭阿嬤跟小朋友在學習唸數字和唱歌謠的情形。

父母跟著小孩跨越族語斷層

其他幾組學習家庭的構成，是父母和小孩組成的核心家庭，搭配一位族語老師的結構。普遍反映出來的問題，皆是兩代生命情境的差異導致族語能力的歧異。以督督家為例，督督自己和小孩子都不太會說族語，督督48歲，小朋友都在17歲以下，這個問題反映了從0到50歲之間的族語斷層，可以上推到早年國民政府實施的「國語政策」，導致50歲以下中生代被教育「不可說方言，只能說國語」的觀念。因此，現在許多族語家庭和一對一師徒制皆是要打破這樣的現象，重新來過，跟著自己的孩子一起找回族語，形成親子共學。父母有心，孩子自然會看到良好的示範。

族語學習的下一步策略

族語復振，除了以人類學家外部眼光來看是好的之外，以民族內部的需求來看，更是必要的。族語根植於古老的生活情境，可稱為某種古語，而古語悠揚在老人的生命情境之中。

如今，族人找回古老的語言是否就能找回古老的生命禮儀與生活方式，並不盡然，重點是我們可以說自己的語言，這是第一要務，第二是在族人普遍能說族語之後，吾人將思考族語學習的下一步策略，就是能夠融合現代詞彙，符合現代族人生活方式，使族語成為一種活用在生活當中的語言，而非僅只是一種古老的遺產，於此，方能活出本族的精神和色彩，這些皆有待撒奇萊雅族語老師及族人們的努力。◆



Sayum Wuraw

撒韵武荖

撒奇萊雅族，花蓮縣花蓮市國福里Sakol（撒固兒部落）人，1976年生。現就讀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2003年開始參與民族正名運動，並在撒奇萊雅族正名後投身

於文化復振工作，在地培育孩童及青年對本族的認同與對本族文化知識的學習。持續參與執行行政院原民會、花蓮縣政府、蒂瓦伊撒耘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研究案與調查計畫，包含撒奇萊雅族家屋建蓋、族語詞典、歌舞採集、重點部落計畫、文化考證、記錄片拍攝、無形文化普查、歲時祭儀祭典等。